



## 父与子

□ 竹剑飞

张小军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他不急，好像不是他的事。张小军的父亲张大军不这么认为，儿子毕业待在家里不是办法，小伙子有事干才有奔头。父母下岗再就业，张小军靠亲戚帮助才上完大学，待在家里算什么？张小军有了工作，就放心了。

张大军说，先找个临时工，干上一段时间也算有经验。张小军头一斜，眼镜往上一推，说，急什么？要干就干好的。张小军有自己的想法，进企业打工不肯，没面子。

张大军每天提供招工信息。张小军不满意，说，那是该我干的吗？好歹也是大学生。张大军想，戴了眼镜就是书生，就不愿干脏活，可书也没有读好，说，你说得很对，那你能干什么？张小军不知道，知道就肯定干上了，谁愿意待在家里。

好事还是有，张大军捕捉到了。城市管理局招聘城管人员，合同编制也算稳定。张小军还是疑虑，感觉不合算，对他爸说，招聘城管队员要求高中文化。那意思张大军明白，大学生去招聘有点浪费，这叫什么事？张大军还是把实际情况告诉他。

张小军去了，想不到合同编制也会有这么多人报名。有人对张小军说，你再不报名，只能待在家里了。

接下来和公务员报名考试没有什么两样，笔试面试。张小军顺利过关了，从50多名取1名，变成3名取1名。张大军乐了，看着儿子就高兴。

顺利通过政审。队长说，试用期一个月。张小军知道进单位都有试用期。队长说，试用期也是考核期，3名取1名，你们每人分到一项任务，一个月后看结果。张小军和另一名队员抽到一项任务是取缔一个马路市场。

这好啊，容易，就取缔它，张大军对张小军说，取缔后你就有了正式工作，可以坐办公室了。我去过那，这个马路市场不到百米，早晨特别兴旺，什么交易都有，行路真的很难，车辆无法通过，是该取缔了。张大军说“取缔”这两个字语气特别重，还做着手势，好像只要张大军说一声就会取缔，张小军就有了工作。

张小军说，队长说了这个马路市场投诉电话特别多，市长都打过好几次电话，城管也组织力量就是取缔不掉，我能行吗？张小军有点为难。

你能行，张大军还是像原来那样鼓励他，说，那些高中生肯定不如你。

张小军说，也不一定，高中生反而有一股冲劲，心理状态比我好。

别急，会有办法，张大军说，办法比困难多。张大军怕张小军犹豫就一锤定音。

这个马路市场在闹市区旁边，只在早晨交易，严重占据马路，堆放鸡、鸭、鱼、蔬菜、水果，甚至外地人开着小型汽车停在马路上叫卖。早晨这段时间最容易交通堵塞，学生上学，上班族，大家都开着电瓶车摩托车汽车匆匆忙忙，都想快一点，却在这里阻塞了。即使买菜的人，在这个马路市场上买好菜开着电瓶车挤不出去也会骂人，怎么没人管？当然还有公交车，司机拼命按喇叭，一声高过一声，却引来一阵叫骂声，瞧瞧，城管跑哪儿去了？

张小军已经站在马路市场的东边，开始第一天上班，一个个摊位管过去。队长给他说过，咱们要文明管理，说服他们到市场内交易，不在马路上乱摆摊，不能对他们动手动脚。

站在这个马路市场上，张小军说，叔，请您到市场里去，这里不准摆摊。张小军说话口气十分和气，带着一股

书生气，还带有初次上阵的腼腆。有时，话说得很少，张小军只是默默地站在摊位面前，好像一时半刻张不开这张嘴，穿着城管制服，却像一杆稻草人。张小军站在摊位旁边，等待摊主做好这个生意，不情愿地慢吞吞地收摊。张小军再去管下面的摊位。那下面的摊位早就看见这个城管人员，闲着没生意就是不愿意动，等张小军过来了才不情愿地收摊。张小军想，照这个速度取缔这个马路市场的摊位要等到什么时间，和不去理睬也没什么差别。投诉电话还会再次打进来，我的工作就泡汤了。

有人说话了，是个外地人，剃着一个板寸头，脸上还刻有一条刀疤。板寸头两只眼睛朝四周骨碌一转，对旁边摊位说，那个戴眼镜的城管倒客气，没有动手。板寸头说话的意思旁人没有接嘴，心里明白，没有以前那种紧张心情。板寸头卖水果，水果刀在他的手里玩得团团转。板寸头继续削手里的菠萝，说话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

张小军回到家没有说话，看得出今天很不顺。张大军倒了一杯开水，说，第一天上班是这样，别急，过几天就适应了。张小军一口喝完了水，说，只有一个月时间，能取缔这个马路市场吗？张大军问，另一名队员情况怎么样？张小军说，想打退堂鼓。

实际上，张大军比张小军还要着急，一大早也去了，比他先到那个马路市场。站在张小军看不见的地方，远远地看着他管理，恨不得亲自出马。张大军还在心里记住了一些难管的摊位，特别那个板寸头，很想上去帮忙。

嗨，这不是老哥吗？

眼看一个月到了，投诉电话还是不断，队长一个劲地催促，要张小军拿出一点成绩来，否则……队长的脸色很难看。张小军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也想打退堂鼓。张大军却不这么看，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只要拿出一成绩来证明就行了。张大军终于按捺不住了，想了想，还是自己跑到马路市场的西头去管理摊位，说，不要摆了，走路都不方便，还摆什么摊？张大军说话语气很重，像一把铁锤子敲在摊位上，边说边动起手来，帮摊主收摊。样子很急。有人收摊走了，今天来了一个不穿城管制服，这个老家伙厉害。不一会儿就清理出一大块地方，这时有人跟张大军打招呼，叫了他一声。

张大军心里急，想，谁啊？有人认识自己？忙抬头，原来是一个厂子里的工友，就说，你也摆摊啊。

工友说，每天摆上几个小时。工友指着张大军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张大军忙掩饰，说，你看看，这路咋走啊？工友顺着张大军的手看了看，整条马路都摆满了摊位，说，你家住这？

张大军说，我每天都经过这。工友说，这路是不好走，但也没办法。张大军想，怎么办？但不好说出来，就问工友生意怎么样？工友也不含糊，爽快地说，别看三四个小时，挺好。

张大军想不到这个马路市场有这么好的生意，怪不得一直取缔不掉。工友看见张大军疑惑的眼神，又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工友递了一支烟给张大军，说，方便，顺路买一些，不用下车。张大军忘了点烟，又问，比在钢铁厂要好？工友说，那当然，只是辛苦一点。

张大军点燃了香烟。工友继续说，老哥啊，你管这个倒行，有一股精神，不像东边的那几名城管，白面书生，他们几个不如你一个。张大军忙说，为什么？张大军知道工友不认识自己的儿子。

工友今天高兴，碰到熟人了，说，管这种乱设摊就要粗鲁一点，长得高大一点，皮肤黑一点，像你这把锤子。

张大军没有说话。

就说前几天吧，工友说，那个戴眼镜的城管去管那个板寸头。张大军知道，那个戴眼镜的就是自己的儿子，就仔细听。

张小军走到板寸头摊位前，看见他手里的刀闪着丝丝寒光，愣了一下。板寸头看见张小军走过来，猛吸几口烟，说，这位兄弟不在办公室喝茶，一大早跑来干嘛？

张小军下意识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一时语塞，想不到他先说话。这细微的动作被板寸头捕捉到了，又说，我说你这大学生，也该可怜我们这些讨饭的，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。张小军真不知该怎么说好，明显欺负人。取缔这个摊位，看来不行了，走人也不行，没那面子，真想刮过来一阵风吹走。板寸头笑了，带有明显嘲弄人的意思，要么你拿几个苹果。

工友边说边偷偷地指着斜对面板寸头的摊位，给张大军看。张大军回转身看了一眼，板寸头正在吆喝卖水果，手里的刀却不断飞舞，好像随时都要飞出去。这副架势，哪个城管队员敢上去取缔？张大军想，看来这个板寸头是这里的一枚钉子。

张大军站在板寸头水果摊位前。板寸头还是愣了三秒钟，想，这人肯定不好惹，皮肤黑黑，脸上的肌肉也特别多，却布满了丝丝皱纹，看来也是跑码头。张大军像锤子似说话，敲在板寸头身上，这里不能摆摊，你走人。一句话，板寸头明白这是来找事。板寸头说，我已经观察你好几日了，是不是要保护费？板寸头心想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张大军嘿嘿笑了，说，要钱我就不来了。张大军心想，还是文明一点，儿子还要在这里干。

那你想干什么？板寸头想我也是不好惹，说，我要吃饭。

我也要吃饭，你看怎么办？张大军说，这摊你不能摆，你得走人。

板寸头说，你是谁？管得太宽了。板寸头不明白今天怎么会遇见这号人，看他这身打扮是不是黑社会？

张大军说，你瞧瞧这马路，还像马路吗？

板寸头说，这马路怎么啦？又不是我造成的。板寸头的手继续把弄水果刀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飞出去。

张大军想到这个板寸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儿子，就怒火冲天，如果今天不管他，我儿子就没有这份工作了。张大军就开始动起手来收板寸头的摊位。板寸头一看这家伙真要动手，心里很急，想这还了得。如果我收摊了，我还能在这里混吗？板寸头死死地按住摊位，不让他搬走。两人就这么僵住了，你按住了我的手，我揪住了你的胳膊。

你不让我吃饭，板寸头说，我也不让你吃饭。

张大军也说，你不给我吃饭，你也别想吃饭。

两人纠缠，水果掉落一地，又被人踩踏。板寸头见了，心里更急，心想这一大早干嘛来了？撞上鬼了，说，你赔我。

我赔你？你给我收摊，搬走。张大军硬气地说。张大军的脸已经通红，那两颗眼珠子像在炼钢炉里锤炼过，通红通红，盯着板寸头。张大军说，今天我就教训你这个流氓。

你让我收摊，还不如去监狱，板寸头说，谁教训谁还不知道呢。说完这话，板寸头将那把长长的水果刀刺向张大军，说，你这个黑社会的……